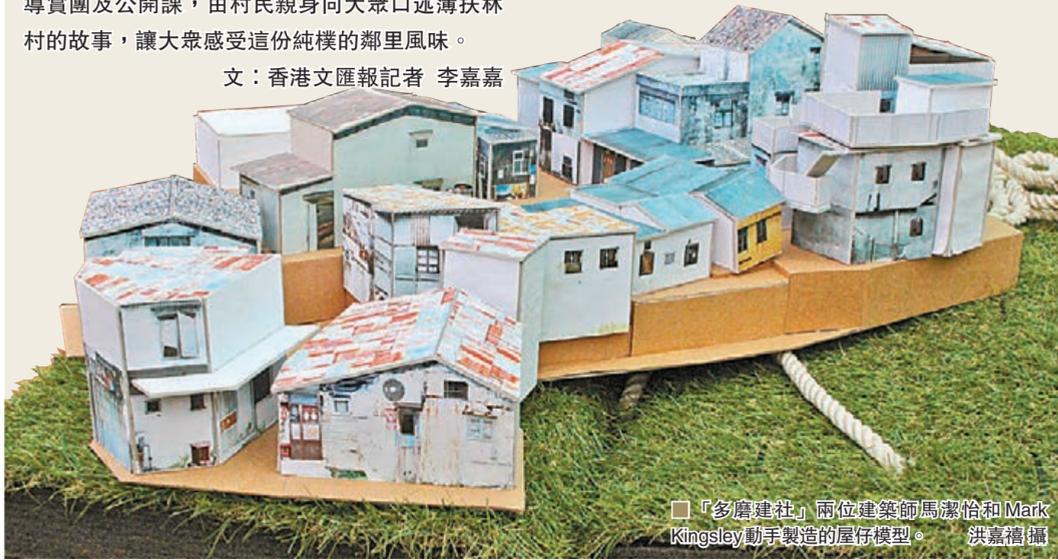


鄉居幽山深處薄扶林 村民口述歷史滲濃情

有逾二百年歷史的市區寮屋群——薄扶林村，2014年被世界文物建築基金會列入監察名單，獲時代巨輪的憐憫，這個全港獨有的歷史文化地標才得以完整留存下來。有組織近日在這個「城中村」舉辦導賞團及公開課，由村民親身向大眾口述薄扶林村的故事，讓大眾感受這份純樸的鄰里風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嘉嘉



「多磨建社」兩位建築師馬潔怡和Mark Kingsley動手製造的屋仔模型。



鄭銘柔認為村民的觀察力比城市人強。



洗昭行與村民接觸了11年。

薄扶林一帶除了坐擁香港大學及中華藝術學院，還有一條小村落。從村口拾級而下，便可看到村內各有特色的瓦頂磚屋及鐵皮屋，巷弄縱橫交錯，形成一幅獨特的風景畫。MaD創不同(Make a Difference)主辦的「鄰里知味」便帶領大眾走進薄扶林村，透過導賞活動及舉辦公開課，讓市民探討社區的概念和人與人的關係。村民Jenny充當導賞活動的其中一位導遊，帶領眾人遊走前薄扶林官立小學、牛奶公司員工宿舍、牛屎湖、水井頭、圍仔大街、李靈仙姐塔及火龍壁畫等村徑古蹟。

最熟悉的村落迷宮

薄扶林村早年是牛奶公司產奶基地，員工宿舍亦建於此。Jenny表示宿舍分為兩幢，分別於一九五六及一九六一年落成入伙，而宿舍對出的空地則是一個遊樂場，為當時小孩玩樂的熱點，好不熱鬧。被村民稱為「十八間」的圍仔大街，則是薄扶林村最早期的建築，當年大街上經營有各式各樣的店舖。據悉，當時逢每月三日及十八日兩天牛奶公司發薪的日子，村外的商販都會專程走到這條大街舖前空地擺賣，曾聚集逾五十間商戶攤檔，雖然這種情境現時已成過去，但老街坊的人情味依舊在，婚後已搬離村的Jenny坦言村內濃濃的人情味是她最為戀戀的。

要數村內最獨一無二的，非李靈仙姐塔莫屬。這座靈塔是村民為祀奉李靈仙姐而建，為村內獨有的信仰。塔身的左右均安放了兩隻石獅，以作守護。每年農曆四月十五日為仙姐聖誕，村民仍維持祭祀風俗。此村另一個比較獨特的習俗便是舞火龍，有藝術家特別於二零一四年初，在村內一幅連年遭水患的高牆上進行創作，繪上火龍及代表每一位村民的十二生肖，成為一時佳話。

除了導賞活動，MaD創不同又舉辦了公開課，讓大眾了解建築如何營造一個社區，非牟利組織「多磨建社」兩位建築師馬潔怡和Mark Kingsley亦有份參與其中，他們遊走薄扶林村，並與村民訪談，從而了解村民的生活習慣及房舍特色，又實地考察，量度村內每所屋子的尺寸，並動手製



Jenny跟大家講解村的歷史。



藝術家在村內一幅高牆上繪上火龍及代表每一位村民的十二生肖，成為一時佳話。

造了屋仔模型。親身與村民接觸，馬潔怡發現村民與城市人在生活方式上真的大有不同，她笑言：「原來村中隔離鄰舍的關係可以是親密點，又或可以是差一點，因為有可能會出現爭地方的情況，然而，眾人對於村中事又會比較齊心。」她直言，村民跟她分享過自己小時候會通村走，但其實對村外人而言，這裡也許更像一个迷宮，村民卻很熟悉這條路是通往哪裡。

不賺盡的營商哲學

MaD創不同項目統籌鄭銘柔(Taylor)坦言在籌備活動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這裡濃厚的人情味，「在這裡搞活動帶漏了什麼，街坊都會即時從屋裡帶出來，他們有很強的自發性，希望參加者都可以將這份人情味帶回社區。」然而，Taylor又認為城市人與村民有何分別？「村民的觀察力比較強，城市人在社區見到的都是一式一樣的東西，因為城市的規劃，令你行的路都是同一款，令人忘卻了周圍發生的事情，對身邊的事物亦不會有那麼多觀察，在薄扶林村有比較多的自然環境，慢慢可以培養一份觀察力。在這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密，因為這裡的路都是一條直線，收工回家的過程中可能要經過家家戶戶才能回到家，很容易便可以與隔壁聊天，但在樓宇密集的城市，乘電梯就可直接回到自己家，與人對話的機會就少得多。」

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劃團隊主任洗昭行(Benjamin)與村民接觸了11年，直言薄扶林村

的村民就是有事，帶幸福生活給自己，「很多人或許有個疑問，為何香港仍然會有這個地方？這是一種很簡樸的生活，薄扶林村就是有這個本事，帶幸福生活給自己，我們希望可以引發他們這種力量。」也許，城市人太冷漠，更凸顯村落的人情味。Benjamin亦盼將這份人情味傳播開去，他又指：「始終這條村落坐落於市區，即使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展成商業墟市，都是以傳統的手法營商。例如賣粥的那位，他會告訴你『我的成本是1元，而我只售1.2元』，然後他們會用最好的料，很用心去煮，因為商販都明白別人賺錢很辛苦，因此不能交行貨，在現今的香港似乎天方夜譚，會覺得這種不賺到盡的行為很愚蠢，但小社區生意就是我賺一點，你賺一點，大家都開心，堅持做永續的生意。這種營商哲學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什麼都網開一面，留一線，打獵的不打晒，斬樹的不斬晒，賺錢的不賺晒。」

然而，在現今市場經濟主導下的社會，要維持這種文化實非易事，「是有受到衝擊，所以我們更需要重新再看這種文化，某程度上是為村民建造一個社區身份，讓村民知道，薄扶林村就是有這個哲學，這種做人方式才是合理道，即使外人說你傻，不要緊，回到這裡就再告訴你，這是人的本質，從而替村民建立自信。」Benjamin如是說。正如這裡的導賞活動都是由村民主導，將自己的生活分享給公眾人士，成為了展現自己的一個小舞台。

來回城市 又折返村中

現時薄扶林全村約有2,800人。甫進村，你會發現幾乎每戶人家都是打開門，不用感到驚訝，村民對外人就是如此「不設防」，這亦反映鄰里關係是何等密切。爺爺在村中開藥材舖的村民長哥表示，當時全村只有這間藥材舖，已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他直言曾搬到城市居住了六七年，直至約八年前再搬回來，「小時候看到村外的人好像很光鮮，但住在村內就好像很落魄，有一點自卑，希望快點長大賺多些錢搬出去，到長大後真的有能力了，就搬走了。」他坦言搬走後初頭很開心，因為有一個新的生活環境，「但住久了又發覺其實我想要的東西好像不是這樣。」



村民長哥

人生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在村中，隔離鄰舍都很熟，我也算是一個很主動的人，但住在城市，好像很難打破隔膜，於村很不同，隔壁的老人家看着我長大，我又看着對方的孫子長大，大家從小就認識對方，亦不會互相懷疑。而且，村內屋與屋之間沒有明顯的疆界，因而培養了一份守望相助的精神，水浸的日子大家都會互相幫助，所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密切，與住樓房不同，只要交了管理費，就不用理會其他東西，在這裡連門都不開，只需落一個圍避免狗仔溜出去，不論是人際與環境的關係，感覺都很不一樣，比較在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嘉嘉

「龍歸滄海」舞到底

薄扶林村每年中秋節都會舉行有百多年歷史的舞火龍活動，這已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亦是薄扶林村的文化象徵。村口的火龍棚，是由有40多年經驗的火龍工藝傳承人吳江龍師傅以製火龍用的材料：竹、禾草及鐵線親自搭建，是他的工作室，屋內更放置了各種手藝創作以供遊人觀看。吳師傅日常是村口魚檔的老闆，過了買菜時間便會到竹棚去製火龍，村民在中秋節所舞的火龍便是出自他的一雙巧手。中秋節前的兩三個月，吳師傅更會在此教授火龍班。



村口的火龍棚

舞火龍習俗來源與瘟疫有關，由於火龍由禾草紮成，上面插滿香火，村民認為香火能與鬼神溝通，有助消災解難。製作火龍的禾草以前是由村內的牛奶公司提供，現在購自望原濕地。村民亦會預備特大的皮球或沙田柚，以木條貫穿，作為舞火龍時用的「火珠」。到了中秋節，民眾會在村口的樓梯口搭一個花牌，而在傍晚時分會在火龍棚上香祭祀，之後便開始起動火龍。火龍由數十名健兒舞動，在村內及香港仔的大街小巷穿梭，隨着村民手持的「火珠」疾走和舞動，祈求平安。巡遊後，健兒繼續舞着火龍至瀑布灣，將其投入海中，進行「龍歸滄海」的儀式。以前村民會把火龍直接投入海中，並於第二天租船再撈起，但其實撈起的工作需花費昂貴的費用，現在為了節省開支，健兒會把整個龍身投入海中，浸一段時間再即時撈起。

舞火龍的目的原是祈求闔境平安，風調雨順，但後來不少村民陸續遷出，舞火龍便成為村民維繫感情、加強凝聚力的活動，一直維持至今。薄扶林村舞火龍習俗與別不同之處在於可以讓在場人士於龍身插香和參與舞火龍，也可以近距離觀賞舞火龍，不用相隔老遠，更有投入感。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洪嘉禧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歌唱大賽政治化

里約奧運舉行在即，俄羅斯田徑隊因牽涉禁藥醜聞，遭國際田聯頒發禁賽令。俄國總統普京認為，服用禁藥者屬少部分人，不應禁止全隊運動員參賽。俄國媒體則譴責西方將俄羅斯妖魔化，將體育運動政治化。長久以來，西方所舉辦的文化和體育活動，雖然強調「不涉政治」，但事實卻非如此。最近歐洲舉辦的歌唱比賽結果，惹起極大爭議。冠軍熱門人選俄羅斯歌手落敗，由烏克蘭女選手奪冠；她的參賽歌曲被俄方指為「藉古諷今」，實質譴責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

今年的賽果震撼歐洲，俄國舉國憤怒。連英國也看不過眼，認為賽果確實涉及政治，俄國的投訴有理。一年一度的歐洲歌唱比賽(Eurovision Song Contest)始於一九五六年，是歐洲最大規模的歌唱大賽，賽事激烈；許多國家認為，奪得冠軍是國家民族的極大榮譽。以俄羅斯為例，一共參加過二十一次，贏過四次亞軍，三次季軍。二零零八年奪冠，取得翌年賽事舉辦權。二零零九年莫斯科舉行歌唱大賽，普京親往觀賽。他曾經講過，俄國一直努力利用機會，重振俄羅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俄國

的電視評論員更說，俄國終於重新贏得歐洲超級政治和文化地位。

今年的歌唱大賽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共有四十三個國家參加，俄國派出三十三歲歌手拉扎列夫(Sergey Lazarev)參賽，他在觀眾投票環節得票最多，屬於冠軍最熱門人選。結果，他僅奪得季軍。冠軍由三十二歲的烏克蘭女歌手賈瑪拉(Jamala)奪取。賈瑪拉演唱原創歌《一九四四》，歌詞憶述二戰期間，前蘇聯領袖斯大林以烏克蘭的韃靼人是希特勒幫兇為名，對韃靼人進行種族清洗，將二十三萬韃靼人驅逐至中亞地區。途中，逾半數人因飢餓和疾病喪生。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當年遭流放的韃靼人重新返回烏克蘭。但二零一四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韃靼人再度逃亡，包括賈瑪拉。據她說，祖母經常向她憶述二戰時的逃難慘況，她感受深刻，因而自創參賽歌曲《一九四四》。首段歌詞說：「當陌生人來臨，入屋，殺光你全家，還說『我們無罪，無罪。』你的良知呢？人性在悲泣。」俄國媒體認為《一九四四》歌詞帶濃烈的政治影射，意圖



今年歐洲歌唱比賽冠軍由烏克蘭的賈瑪拉奪得。

「藉古諷今」。但賽事當局負責評分的評判團則認為此歌純粹敘述歷史，與政治無關，這種解釋當然難以服眾。俄國一名國會議員指出，西方國家對俄國進行的政治宣傳戰，經常醜化和妖魔化俄國，宣傳俄國是魔鬼國；運動員都服用禁藥，飛機會違反領空規則，全是負面評論，俄國計劃杯葛明年在烏克蘭舉辦的歌唱大賽。

今年的賽果，連英國也看不過眼，支持俄羅斯的投訴抗議。《泰晤士報》署名評論文章安慰俄國說，歐洲歌唱大賽有什麼了不起呢？節目庸俗，參賽者穿奇裝異服，打扮像殭屍；他們的水準，相當於唱卡拉OK。文章還說，英國參賽者今年取得倒數第三名，難道這個排名會反映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嗎？要知道，英國是搖滾樂隊「披頭四」的家鄉。文章承認，各參賽國的仇外心態，是樂此不疲。因此，俄國無須耿耿於懷。

王德碩逾百書畫 首現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熾北京報導)「王德碩書畫作品國際巡展」近日在京隆重首發。據悉，本次展覽共展出書畫家王德碩的書法和國畫作品150餘幅，展覽已於6日結束，將轉赴韓國。王德碩幾十年來筆耕不輟，近年來其作品越來越受到日本、韓國等地友人的喜愛。業內資深專家評價他的作品：「其隸書縱橫恣肆，大氣磅礴，純美守正，巍峨雄壯若泰山屹立東嶽之岷峨；其行草書，筆墨酣暢，振迅淋漓，瀟灑俊逸，氣勢恢宏若江水東歸之滔滔。」

王德碩自幼愛好書法，幼承家學，師承河北書法協會副主席姚小堯先生、中國書協原副主席劉炳森先生，繪畫師從齊白石先生再傳弟子馬志豐先生。王德碩一貫主張書法學習要「崇尚經典，師宗先賢，腳踏實地，繼承創新」。他堅定地拜古人為師，並認為只有在繼承傳統經典的基礎上，廣涉博取，融會貫通，才能形成自己的面貌和風格。此次展覽結束後，「王德碩書畫作品國際巡展」將陸續在韓國首都首爾、慶尚北道蔚安東等地展出。



北京視覺經典美術館館長吳華女士為畫家王德碩(左)頒發展覽證書。

朱熾攝